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子部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未冠登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事迹附見宋史安石傳是書體例畧仿郭象之注而更約其詞標舉大意不屑屑詮釋文句大旨謂内七篇皆有次序

綸貫其十五外篇十一雜篇不過藏內篇之宏綽幽廣故所說內篇為詳後附拾遺雜記一卷以發揮餘義疑其書成後所補綴也史稱雱睥睨一世無所顧忌其很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漾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往往能得其微旨孫應鼇序謂取言不以人廢諒矣是書宋志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此本倍

之疑讀書志誤脫二字或明人重刊每卷分為二鰍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姦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容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凶狡其依凭道學不過假借聲名邪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見伊洛淵源錄）章惇何嘗不及邵

子之門見聞而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一從程子必有所就至于雱之材學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經義惟周禮是其手藁其餘皆雱所助成蔡絛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于莊子注而必需假手于宏撰所言不過好為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華真經原序

前代解莊子甚多自郭象成玄英注疏外若林疑獨呂惠卿陳景元王元澤劉槩吳儔趙以夫各有傳林希逸有口義李士表有十論王旦有發題范無隱有講語至武林褚伯秀彙採為義海纂微而獨斷之於是諸家全書行於世者益罕雖吳澄有訂正羅勉道有循本亦多濶略未備乃萬歷己卯侍御九澤劉公按滇訪余清平別墅出王元澤新傳曰是書為胡廬山督學楚中示張

太衡氏而張太衡氏得之不釋手玩索最力者爰屬余一言欲廣其傳余受而卒業則再三嘆嗟謂元澤之為人世多訾熟其解莊子顧翹楚諸家而雅馴若此此宋史稱元澤性敏氣豪睥睨一世要亦不誣侍御取言不以人廢厥旨遠哉緣諸家各持已意解莊子是以有合有不合元澤持莊子解莊子是以無不合粤稽莊子之指義大都以至理自然故首逍遥遊逍遥則彼此齊故次齊物論齊則無生無生而生所以存故次養生主善養

生則足處世變故次人間世能處世變則德日起故次德充符德者得其所真宰也故次大宗師真宰得則天下不能違故次應帝王此論著之綸貫皆括於內篇七篇其十五外篇十一雜篇或激而宣憤或詭而樹矯或放而遺滯或深而造朴不過蔵內篇之宏綽幽廣已爾元澤妙涉斯趣獨提挈綱領因以批卻導窾曲暢條疏其拾遺雜說尤推見至隱卒會通於內篇之本根雖駢拇馬蹄胠篋在宥簡裒朓失然其精證未嘗不賅存於

他註之中讀莊子獲此如泛江河有利楫陟華嵩有濟勝具豈不快哉余既敘新傳之崖略如是又更端請於侍御曰世評莊子不經而為百家之冠夫不經何足冠百家蓋徒見決聖智棄仁義諸語為悖堯舜周孔皆泥其辭不達其意惟大儒邵康節達其意而曰莊子善通物曷言通物道之形體曰物物之性命曰道道自通物物自通我我自通道凡役我於大小是非成毀生死得喪禍福奚繇通物不通物奚繇通道不通道我與天地

萬物奚繇復通為一此本堯舜周孔之宗緒莊子窺見之遂竊以陶鑄南華因鼓舞縱横其辨駁以自成曠古之奇談正言若反何謂不經苟但襲堯舜周孔為名高而大小是非成毀生死得喪禍福日樊籠膠漆其中何謂經是莊子所姍笑也為堯舜周孔之學不蹈莊子姍笑也者則莊子方將拜下風膝行而望進矣萬歷已卯六月朏淮海山人孫應鰲書

南華真經新傳卷一

宋 王雱 撰

内篇

逍遥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

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為逍遥也至於鯤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鷽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於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遥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為知莊子言逍遥之趣也

齊諧者志恠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為大而斥鴳為小鯤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鴳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為物爾均為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鯤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恠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為逍遥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

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鯤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鷽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為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為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仭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鯤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騰躍自以為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鯤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遥耳夫逍遥者豈復離乎本體哉

但能各冥其極均為逍遥累乎其體則均為困苦故

逍遥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徳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

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

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

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為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遥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為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為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所待則其於逍遥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

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順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遥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惡乎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遥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内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已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

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

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則與天為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於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為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爝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許由古之無為者夫既無為則豈有心於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為無為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為為少而無為為至則失其所以無為而名

實交起賔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賔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為至當此明有為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為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為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為功而尸祝以清淨為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

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為逍遥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綿綿若存而又有所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

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為而已故堯極於無為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為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為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為洴澼絖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大小所以為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為衆

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内外為累則逍遥矣無何有之鄉言虚無廣莫之野言澗大徨徉縈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静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遥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二　　宋　王雱　撰

齊物論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於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

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絶慮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以然以為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

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

之所鳴而物物為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於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為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

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旦暮自然而然真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别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為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内亦不

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

而不得其眹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眹兆者真宰也故曰

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象求

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

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為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為也真君者無為也臣妾上下之分也上

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為我爾人不自明而

遂為有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則不亦悲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

亦哀乎此莊子之所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内而形外形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如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無知惟不

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

真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

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無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

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所謂

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

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之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

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小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

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而然是以無是無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

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

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
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
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
恑憰怪道通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

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不通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寘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胷中惑亂而不果也胷中惑亂而不果則徒衒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秋毫泰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為有形也有形則

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為一也物既與之為一矣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為二也二與一相對則

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

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黙識不暇分别

故曰不言大仁愽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
不加不損故曰不嗛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忮
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
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
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為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
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挫其鋭
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

也祿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

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

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葢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

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

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

不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

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也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

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

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

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已與齊為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

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

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為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
備於已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為一而豈假緣行無
能為有有能為無居於清淨之極而汙穢不能染矣
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
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

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芚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藴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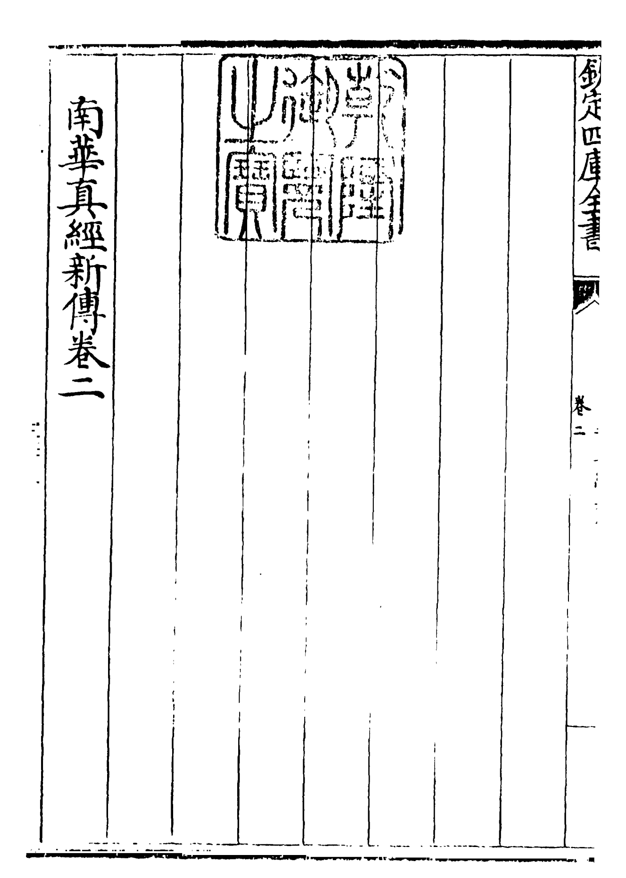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
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
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
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

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盡其所以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蝴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哉



南華真經新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南華真經新傳卷三

宋 王雱 撰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知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縁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内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

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内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

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衒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為全此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為暫來以死之為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汎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芥蔕於胷中故適來則為時適去而能順時不為之樂而順不為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

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絶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絶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為也無思無為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酬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為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故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已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已也克已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為也顏回之克已則有

思有為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為卒至於無為此顔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為萬世法莊子所以首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虚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為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

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

皆有思有為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為無知所以無得無為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知而所以有為有

得也有為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

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睅子眊焉是也色將平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為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巳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黙無為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敖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

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為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嘗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内外雖正而猶有内外之別夫有

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此顔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又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內無我而外無心體合太虛而

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顔回欲化衛君也尚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

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内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於已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

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顔回受其說故使之

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静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静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顔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已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絶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

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則幾矣

絶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絶迹則聖人所以為易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為難也故曰絶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舍也故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馳也故曰夫且不止

是之謂坐馳

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知内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知非必在内體與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為之名羲蘧無為之至有為無為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

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

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夫子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於顏闔之傅衛太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為之事也故苐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内也君臣外也内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夫内事父而外事君

是有諸身而已有諸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

故曰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安之者所

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難故能誠愛必孝而

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

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唯外物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生死不介於胷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非誠也盡誠之言有

法度而非誠之言多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

故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

以巧鬬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已甚之事

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言者物不

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静矣故曰言

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

迹顯於外而真亡於内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静

則至於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内藴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静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茀亂而夜氣不存違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

厲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爲而自爲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銜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一朝之所致故言在

久自戕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為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為心則無為而已矣若其有為則非得已而有為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於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曰乘萬物以為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為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子高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衒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為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

物同則亦足免當世之患此顔闔之傅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於人者必先正於已已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顔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不可不全故曰形莫若就真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

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趨時應變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曰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蜋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猛虎不敢

害於養已者性雖惡而不犯其順也顔闔之傅衛太

子太子之從於顔闔何異螳蜋猛虎歟此伯玉所以

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蜧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

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

耶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迕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也豈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天矣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

欲為社明也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已齊物而毁譽所以不及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頼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斬乎用存諸已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況樹之為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蔕之道蓋亦言

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之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荆氏之楸柏桑乎夫荆氏之楸柏桑之先夭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而多務衒材以誇衆衆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

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頥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徴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徳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是以全其命也故曰猶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

形則尚能全其命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

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

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

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知避也此

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前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

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四

宋 王雱 撰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内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

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志而與化為一此王駘雖惡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志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

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而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於審乎無

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所謂至於命也王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
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
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
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

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為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内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

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汩吾之所聞見惡有拘
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和之所以
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
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
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
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
不全者小是以悦其大如覿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
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臆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鑑於天地德亡則物

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

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

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衆鑑也故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

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

定之所以不定也然而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

也故內無主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人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性根所以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之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寓意於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栢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葢松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為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藏生死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為生以不生為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為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此王駘所為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為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

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已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已是以下愚同物而袒裼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

所以異於下惠也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人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均為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

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顔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已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已而欲為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顔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

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志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

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即伯仲叔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

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
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
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
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完而不與合故曰夫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

也此莊子寓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

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

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

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

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

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可不可皆不介蔕於胷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遁天刑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徳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為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徳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

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於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

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爲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爲法故曰其可以爲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闉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脤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知則泯然絶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靈公則靈

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桓公亦說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甕㼜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

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雖知約德工皆

非我有而我惡用哉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闉跂支離無脤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

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

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為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為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為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為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至於哀駘闉跂支離無脤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

世之篇次序相同夫不完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
而內充其德則物為之最而自求合物自求合則是
萬物與我為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
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四